

廣西茂青農場歸僑遭遇不公

• 難脫 50 年不變貧困生活

專題

《印尼星洲日報》2013-08-21 15:28



茂青農場老歸僑場員，還居住在搖搖欲墜的 50 多年前老屋。（圖：印尼星洲日報）

現場直擊：崎嶇不平的小路，雜草叢生；殘垣破壁的老房子，幾近倒塌；衣衫陳舊、顏枯形槁的歸僑老職工，這情景無不是他們悲催人生的坐標：年輕時的無私付出，年老時卻體衰力竭、窮苦潦倒而無助。

我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它宛如時光倒流，絕對是 50 至 60 年前的中國，時光定格在那貧困衰敗的一刻，但這是 2011 年 9 月 20 日，廣西博白茂青農場二隊的現實。

這裡曾經安置了印尼華僑 1 千多人，多數是因為 P. P. 10(印尼當局 1960 年歧視迫害嚴禁縣以下華人經商的法令)，或由於排華等其他原因而回國的華僑。

從湛江到博白的地理位置，並不太遠，但一進入廣西博白地區，尤其是接近茂青農場附近，路變得很不好走，車子在坑坑窪窪狹小的泥路，兜兜轉轉很久才到達。到了農場才聽說，上面撥下來的修路經費，被人貪污挪用了。

居住環境遍地垃圾

有著幾十年記者生涯，曾經到過中國無數個華僑農場的作者，一踏入茂青農場，卻完全驚呆了。我內心感到極大的震撼，因為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，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殘敗凋敝、毫無生

氣的農場，居住環境垃圾遍地，證明沒有費用雇請專職保潔人員。面對滿目瘡痍的悲涼農場，作者深感，假如有電影、電視劇導演，需要拍攝反映解放前題材，演繹揭露萬惡的舊社會的作品，這裡是天然的拍攝現場。正所謂：“辛辛苦苦幾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”嗚呼哀哉！

作者是與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印尼惠州會館副主席、印尼旅雅邦加烈華校友會顧問團主席、香港邦加校友會名譽會長賴科樺（木榮）、連勤蘭伉儷，以及僑居澳洲悉尼的香港邦加校友會榮譽會長廖照山、顏麗珍伉儷，以及香港邦加校友會常務副會長曾觀玉與其他成員，音樂人李常密、理事高俊忠等 20 多人，借陪同安排印尼群島藝術團赴廣東湛江訪問演出之便，專門前往博白茂青農場考察調查的。

老歸僑職工見到我們來了，非常高興，但更多的是令人心碎的傾訴，他們來自東爪哇、加里曼丹、蘇北及邦加八港、勿里洞及馬來西亞等，不少人已經風燭殘年、苟延殘喘。

四處與場員們談話瞭解到，歸僑老職工們陷入困境，他們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關愛。改善居住環境，提高生活待遇，成為一句空話，因為很多資金不能到位，不明不白地流向何處，永遠也是一個謎。貪腐與瀆職，是阻撓落實建設新農村藍圖的根本原因，農場嚴重的貪腐現像，無人監管，上級不聞不問，甚至包庇縱容，人禍導致貧窮落後。

土地交易無透明度

農場的土地已經幾乎賣光，完全是沒有透明度的交易，場員不知財政收入及支出情況，當然無法監管。土地賣得差不多了，無地就不能再搞農業，老員工坐吃山空，年輕人只好出外打工謀生，青壯年的流失，剩下老弱病殘的留守老人，生活苦不堪言。

來自印尼的賴科樺（木榮）、廖照山等人，聽到這些歸僑的反映，覺得問題嚴重復雜，情況盤根錯節積重難返，不禁搖頭嘆息，也悲從心中來，他們無不臉色凝重。

須知半個世紀前，他們也是憧憬中國、差點北返的熱血青年，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，令他們失望感嘆不已，傷心落淚。香港邦加校友會的成員也感觸良多，他們哀嘆：這個農場是被遺忘的角落，這些年老華僑，當年青壯年時期，滿懷建設農場的熱情，開山築路、建房子、辟荒墾田，種植胡椒、橡膠等經濟作物，為祖國提供緊缺物質，產品輸出遭西方禁運的前蘇聯及東歐國家，換取當時非常珍稀的外匯，他們青壯年時期，流干了汗水，透支盡體力，當年老之後，無力再從事農業勞動時，卻無奈接受這麼悲慘的晚年。

工資遭無理克扣

最令人氣憤的是，他們的退休工資，被茂青農場無理克扣每月 50 元，長達近 3 年之久，至今拖了 7 至 8 年沒還，有些老人已等不及而抱冤離世，但這筆血汗款項仍然沒有補回。

這裡見不到幾個像樣的房屋，僅有一些好丁點的磚瓦房，也是子女在香港從口中省下來的錢，

寄回來建房的。像廣東、福建幾乎所有華僑農場，為落實僑務政策，政府提供一定資金，給歸國老華僑場員，重建他們的居屋，退休金及醫療保障也到位，在這裡是遙不可及的夢想。

反而現實存在的是，對歸僑權益的無法無天的蓄意侵害，退休金都敢私扣，賣地的收入不知去向，不但如此，厄運還在後頭。由於黑箱操作，不符合當局規定的環保指標的工廠進來了，在大沙隊旁邊，日夜不停排出有害氣體，嚴重毒害老華僑的身體健康，工廠違法排出的有毒廢水，令附近的農作物死掉，場員們賴以生存的果樹，如龍眼等都不結果，令他們雪上加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當知道印尼及香港的朋友來探訪考察後，他們前腳走，農場方面後腳放出空氣，表示會修路及重建房屋，還會發放扣克的退休工資，但諾言至今已經逾 3 年，卻絲毫無動靜，分明這是緩兵之計、欲蓋彌彰。

受茂青農場廣大員工的委托，發表此文的目的，期盼能夠得到中國人大華僑委員會、中國僑辦、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、廣西壯族自治區僑辦、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關注與援助，切實落實國家關於歸僑權益保護法令，查處整頓有關干部的違法問題，還博白茂青農場歸僑老員工一個公道，幫他們脫離苦海。

（明日待續）

側記

不泄氣的老太太

令人心酸的是，該地原先也有幾位馬來裔男女場員，他們是因為異族婚姻，也受到 P. P. 10 法令的影響，與華族配偶及子女，告別印尼祖國，回中國來到農場。現在他們已經凋零，只留下 2 位馬來族裔女子。

作者見到仍然健在的其中一位，仍然身著 Kebaya 傳統服裝的老太太，打聽之下，原來她是馬來裔場員 Amut，已年過八旬。她原來家住加里曼丹，回國之前華族丈夫不幸身故，為了完成其夫的心願，帶領兒女回國，以便受到良好教育，她毅然告別心愛的故鄉及親人，從年輕到現在經歷半個世紀，與歸僑場員風雨同舟，經受過農場艱苦生活不平凡的考驗。

不過，令我對她刮目相看的是，她逆境不泄氣，榮辱不驚，心態非常開朗。她說，雖然生活不富裕，還好兒女都長大成人，分別在城市謀生。

對於自己的坎坷人生經歷，她說不後悔，她還打趣地說，假如不回來，在印尼不做工就沒有收入，這裡起碼還有退休金。

看到友族老太太 Amut 的開放心態，作者覺得假如沒有貪腐問題，她在農場的晚年生活，應該還更好，農場方面欠她們很多，甚麼時候才能償還呢？

[專題](#)

2013-08-22 15:22



印尼華社領袖賴科樺(木榮)、連勤蘭伉儷(左一、二)、香港音樂人李常密(左三)及香港邦加僑界朋友(右一、二)，與曾觀玉弟弟曾冉雄(中)，在他們家門口合影。曾觀玉與在香港的兄弟節儉集資，才建成此房屋。（圖：印尼星洲日報）

《回中國》是一篇充滿感情，面對現實也發人深省的文章，推薦的目的希望讀者們透過它，可以瞭解到當年因為 P. P. 10(印尼當局 1960 年歧視迫害嚴禁縣以下華人經商的法令)回國的華僑 50 年之後，命運再一次作弄他們，依然陷入困境，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。

因為 P. P. 10 回國的華僑人數不少，遍佈中國南方各個農場，他們的晚年情況，好壞因地而異。總的說來，不堪回首的北歸之路是多麼漫長，經過歲月洗禮、風雨相伴，他們的精神面貌，也在遭遇挫折及邊緣化中，益發堅強百折不撓。

廣西博白茂青農場也有一批華僑子弟，移居香港有年，如曾觀玉等幾十人，作者和他們有過接觸，對他們在香港重建家園的頑強精神，樂觀向上的堅毅心路，有很深的印像。也對他們時刻沒有忘記農場，關愛留在農場的父老鄉親，感到欣慰。據知，在她們的推動下，香港邦加校友會成立至今，已經 5 次帶樂隊回到農場演出，慰問當地的歸僑員工。

擁護習主席中國夢

她們對中國政府規劃的發展新農村藍圖，能夠在茂青農場得以實現，抱有極大的憧憬，這些也令我深為感動。她們說，擁護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實現 13 億人的中國夢，也使在這個偉大的進程中，她們的第二故鄉茂青農場，更加清廉務實，通過深入改革、振興經濟，早日擺脫貧窮落後，讓歸僑老場員過著有尊嚴的生活。

《回中國》作者曾觀玉認為，他們最難以接受的是，當初這批華僑回國安置在茂青農場，至今半個世紀已過，但農場依然那麼落後貧窮，而這些問題的存在，是人禍導致的，包括為政者的不作為，甚至是萬惡不赦的貪腐現像。

本人深感：曾觀玉他們呼喚改變現狀，卻又顯得那麼無助，是否真的“春風難度玉門關”，每次見到他們，我總是看到他們失落、無奈的神情。

後記

誰來捧上一杯清水？

1960年回茂青農場的歸僑由1千多人至今已減了不少了。每天清晨7時之前，農場有一小塊地盤(不足千呎)是他們每天買菜和買肉的小街市，每天只聚一個小時左右。在那，是這些老華僑相聚的地方，也是他們每天問安寄托的地方。每當數天不見熟悉的面孔，他們會相互查問，為甚麼數天不見某某人呢？是否病了？這十多年來，他們每個人都相互牽掛對同鄉的關心。

由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和姑娘們，如今已是白發斑斑、滿面蒼悴的老人家了。幾經風霜辛苦了幾十年，真正是一顆種子播進了中國的泥土，永遠再也不聲不響了。53年的日子逢年佳節，思念遙遠的親人，是他們一生的悲哀。

我雖然是中國之水養我成長和識字。我感恩。但有時不公平的待遇，(例如扣除老華僑退休金每月50元達數年之久，至今沒有退還，農場地和田賣出的資金，何去何從?)，他們如今還要吸收不健康的氣體，又有誰關心他們？自己的祖國，愛如自己的生命，當把一生獻身於祖國，此時此刻，又有誰還記得他們的今日今時？昨日他們親吻了祖國的泥土，今日又有誰為他們捧上一杯清水呢？

回中國

作者：香港邦加校友會常務副會長曾觀玉

(一) “毛主席派船接我們回中國，孩子有書讀，有飯吃。”媽媽告訴我，她就是這樣跟隨爸爸帶我和一個弟弟回了中國，那是1960年10月。

我們服從祖國分配；在中國廣西博白縣文地茂青農場，那是一個山區。

如今回中國已是53年了，我問媽媽怎樣度過這漫長的日子，媽媽說甚麼都不知道了。

只知道離我們住家不遠有個火車站，火車每天清晨路過車站，會很準時地笛鳴，喚醒了生命新一天的開始，是知道應該起床為孩子們準備當天的一切了。一天一天又一天，就這樣，看見孩子們長大了。

離開印尼文島Mentok(碼頭)，離開父母兄弟姐妹回到中國，是千千萬萬歸僑們回中國所經歷的生離死別。媽媽說，那一刻的再見，卻是與父母的永別。

回到中國，爸爸是媽媽唯一的依靠，由於各方面環境的改變，媽媽變得恨爸爸，他們常為一些小問題發生口角，加上媽媽初時對天氣冷很不習慣，披上厚厚的棉襖，蓋上重重的棉被，冷時手腳僵痛，又要照顧幾個衣服缺穿的孩子。面對一切的壓力和改變，媽媽常流淚。爸爸只安慰：“中國還窮”。

回想過年是我們做孩子最開心的日子，家庭條件較好的一些歸僑，新年他們會多做幾種糕點，例如Kue Semprot、Bolu KecilDodol，我們就用幾個雞蛋加入煮好的糖，加上面粉，印出一

小塊餅乾，就已經很開心了，雖然媽媽儘量讓我們開心有東西吃，但她不開心，逢年過節，我發現媽媽躲在房流淚，我知道她又想起她遙遠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她告訴我逢過年都會想起父母，哭了十幾年啦。

窮的沒有辦法，媽媽會把從印尼帶回的衣服、布或較好的東西帶到附近農村變換成紅薯、雞蛋等雜糧，給孩子們吃飽一些，但這些做法不能公開，媽媽會用；布帶把弟弟抱起，把東西放進懷，如果被農場幹部知道，會抓說你“投機倒把”。

那時候爸爸工資很少，養活一家七口不容易，我還記得在農場食堂的伙食費欠單牆報上，爸爸的名字肯定出現在欠單上，而在讀書的我，逢交學費，班主任在班上點名欠學費者，我都是其中一員，那時感到臉紅伏在桌子上，告訴媽媽真不想上學了。

窮也許會挨過去，可是媽媽在農場的工作確是吃了不少苦頭，分配媽媽放牛，帶兩頭又高又大又黑的牛，凶起來的牛脾氣拉都拉不動，一時又直衝橫撞，把媽媽嚇到腳軟。

遇到種稻谷的時候，水田會有蚯蚓，蛇等軟體昆蟲，令她會呼天喊地。

日子是這樣過去了，媽媽沒有再恨爸爸了，因為爸爸也是同在一個太陽下生存。媽媽的寫照是當時回到茂青農場多數歸僑經歷一樣。同等苦力，是為了兩餐，為了溫飽，更為了孩子。

（二）“中國現在強大了，我們回中國看看吧！”

這是住在印尼邦加島的姨媽和舅舅一行十人，準備回中國旅行，順道回廣西博白縣文地茂青農場，看一看她們的妹妹（我媽）。

53年了，姨媽已是83歲高齡了，這次姨媽幾兄弟姐妹能圓夢，是他們青年的孩子們，付出一顆孝順的心。

我們在中國深圳中旅社租了一部33人的中巴士，隨司機幾天旅途，經過湛江沿海一帶城市觀光，再轉到玉林、南寧，然後又到江門、中山、珠海、澳門，讓姨媽他們開眼界。把路經地方的特色，風景介紹，繁榮的城市，日夜燈火輝煌的夜市，新奇事物，都展現她們的眼。姨媽說以前中國的山頭不長草，可現在綠色滿山，盛茂的樹林，路傍綠油油的花草，擴的馬路，雄偉的建築，街道車水馬龍。加上香港的美食及澳門的豪氣，姨媽他們伸起了大母指。

心情是愉快的，可惜將到農場，離我們家900米之路程，路卻爛得把她們嚇了一跳，司機都嘆了大氣，這是甚麼路？路面是大小泥坑，坑內卻填上不大不小的石頭，行走時搖似坐船一樣。我都很擔心姨媽他們的安全。我們是晚上到達，路燈也沒有，靠弟弟用手電筒照明引路，我告訴姨媽：這條路已50年不變，如果下雨天，那就更糟了，車行過時，你可變成泥娃娃了。修路的錢據說已撥了幾次，但可惜修路的錢有腳，會自己跑掉。

相見時的千言萬語，相擁已明瞭。我告訴姨媽，屋前那幾幢房屋是 1960 年之前建的，已是 50 多年老屋，它是用泥磚（不是火磚）建牆身。木橫條蓋瓦片，現在這些老屋還有不少老歸僑住。
“為甚麼政府不建房屋”？

有，在茂青一隊山坡上新建了幾幢房屋，優先照配給華僑買來住的。
也是平房瓦頂，它漂亮的其別是瓦頂用紅色的，缺點就是不足二年多房屋已有裂縫滲水了。

53 年前回中國坐船漂了七日七夜，如今姨媽他們兄弟姐妹相見也是七日七夜。“安樂”和“健康”只是相互的祝福，面對現實的生活和難忘的經歷，他們免不了去傾。許多從印尼回到農場的老歸僑，現還活的並不多了，今天他們老了，只求平安和健康，路的不便，他們難求平安。如果說健康，那就值得一提：農場領導說現在國家要搞規劃，原農場的地和田都轉買給甚麼企業家建了工廠，現農場附近都建了不少工廠。

工廠排出的氣味令人很難接受，有時深夜我們還受到一種怪味（不是豬屎味）難入眼。有損健康的氣味。此外，在通往拜祭先人的墓地經過之，附近有豬場和魚塘，下雨時死豬屍和魚屍都浮在路邊的坑內。臭氣撲鼻，天氣好屍蟲爬上路行，你敢走嗎？別說生人難接受，連葬在那的死人都有口難言。（印尼星洲日報·文 / 圖：周新）

印尼星洲日報·文 / 圖：周新·2013.08.22